



## 可悲的香港實習醫生制度

1984 卷 16 期 1

人申

香港的實習醫生制度是可悲的。

在現時制度下，實習醫生不被當作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看待。

香港的實習醫生每星期要工作八十至九十小時。

香港的實習醫生每隔兩三天便要連續當值工作卅小時。

香港的實習醫生在每次當值收急症的日子都要診治三十至四十個小恙以至病重垂危的病人。

其實，這些都是全世界每一地方的實習醫生的工作。但香港的實習醫生所要應付的工作和責任，和所得到的對待和照顧，都是不合理的。

雖然每一個實習醫生都能應付這個制度下種種要求，但制度本身仍然是徹頭徹尾的不合理。每星期要工作八十至九十小時，是一個比中世紀還要落後的社會現象。而在這八十小時當中，他們要不停的、往來奔走的工作，面對的是人的病與疾、苦與痛、傷與殘、死與滅。每隔兩三天便要在朝八晚五的工作時間後徹夜的當值至翌晨——其他人都已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繼續工作至五時後便要蒙頭大睡，追補昨夜的不眠——其他人卻可約同知己談心赴約。他們的精神、體力和生活所遭受的影響顯而易見。整整一年的生活大部分全被醫院工作所佔據，這不是八十年代一個人應過的生活。

而實習醫生的工作範圍，並不是根據他們的學識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定，不少是其他護理人員所不願意或不喜歡的。除了一個醫生的基本工作——診病、開方、做手術和各項檢查，接觸病人外，還包括往來奔走去翻查病人紀錄，做跑腿去傳送化驗標本，和一連串的文書工作。這些並不需要一個有五年專業教育的人也可勝任的瑣事，加在實習醫生本已繁重的醫務工作上，簡直百上加斤。而更令人歎愕的，是很多（包括醫生、護士、行政大員，以至醫務助理「阿叔阿嬸」）都認為這些理所當

然的都是實習醫生的份內工作。

### 實習醫生所得到的照顧又是怎樣的？

在某些醫生、教授的心目中，實習醫生只是一個隨從，隨着他們的吩咐去做抽血、寫記錄等工作。而這些吩咐是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會派發下來的，而不管他們的工作量，精神和體力。

不少護士 — 原本是實習醫生的最佳拍檔 — 也以爲實習醫生應該全天候去盡快完成所有大小事情。於是有護士會在某實習醫生在用膳的當兒，兩次電召他回病房給病人簽發病假紙。早上七時三十分叫醒醫生爲病人做血糖檢驗（恐防病人餓壞了）。

醫務處的行政大員也認爲實習醫生只需要工作和睡覺。所以在某些醫院提供的實習醫生宿舍不單只是雙人房（每個晚上要當值的傳呼機聲都可以把同房吵醒），而且只有一張書桌，一張椅，沒有書架等基本設備。他們認爲實習醫生無需有私人生活，不用讀書進修，一張床已可解決一切。

### 爲什麼在醫生這個專業團體 — 一個地位高的專業團體，最少表面如此 — 竟會如此對待實習醫生這班後進？

可能他們根本不瞭解實習醫生的生活。

也可能他們曉得實習醫生是辛苦的，但是理所當然的，因爲他們也曾經歷過同樣階段。

「我當年也可以應付得來，爲什麼你們現在有怨言？」

從數字顯示，各大醫院每年所處理的病人數目愈來愈多，而且現時各項醫學檢驗的種類逐漸繁複，故工作相應增多。

這幾年來，實習醫生的數目都在一百卅名左右，雖然增加了非英聯邦的醫生，分擔部分工作，但工作的整體份量仍愈多愈重。

而且社會是進步的。我們都在追求生活的改善。十年前的生活是艱辛

的。我們應使它合理化。十年前的生活是合理的，我們可使它更為豐富。所以不能用自己以前的經歷去嘲弄抗阻別人現時的努力。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推論，我們茹毛飲血的祖先也會走到我們這些衣冠楚楚的後代面前，指着他們自然坦露的胸膛說：

「我們以前是這樣的！」

### **實習醫生自己又怎樣看這個制度？**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他們的工作繁重，工作時間長，休息和工餘時間少，進修和個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但大部分都只止於感受的層次，並沒有進一步去思考問題的核心。

部分人覺得只是辛苦一年的時間，並不算太長。竭力應付過後，便是另一番較空閒的日子。

也可能有少部份人曾想過這個制度有不少問題，但工餘時間有限，不能詳盡去思考。而且其他實習醫生都忙於各自工作，很少機會聚在一起討論。

或者也有絕少部分的人曾考慮提出意見，但想到有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的可能，不能不顧慮將來的前途。

但相信絕大部份的實習醫生都不曾想過香港的實習醫生現象有何不妥。工作的壓力足以令到一個人的思想窒息。

實習醫生們也接受目前的實習醫生制度是理所當然的。

在以上的種種現象下，如果受損害的只是那批年青實習醫生的一年生活，事實還不算嚴重。但在這背後，最終的受害者，仍然是香港的社會和市民。

做實習醫生的一年是接觸病人最多的一年。他們整天都在病房工作，他們是第一個去診治入院的病人，病人的境況他們是第一個被通知的。怎樣面對病人的痛苦，怎樣聆聽和解決病人的申訴，會不會向病人闡釋

病情和護理常識，都在這一年當中不知不覺地建立起來。可是在現時的情況下，一個實習醫生很容易的會變得不耐煩，暴躁，或者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接觸病人。於是這個社會所培養的都是脫離病人的醫生。這自然直接影響病人所得到的照護。當實習醫生們對現時的非人性制度也可以忍受（或接受），而不嘗試去反省和改善的時候，他們對香港的醫療服務水準自然也可以理所當然的接受。在醫院中，他們對只被視作一副工作機器，毫不在意。當醫生可以接受一個雙人房，一張枱，一張椅的居住環境時，他們自然可以接受病房內滿佈帆布牀。當他們的個人生活完全被工作所強佔的時候，他們當然也不會感受到政府醫院內病人全沒有個人生活可言。

在醫學生時代，很多時以為醫療制度種種問題的責任，應落在於那批無能的醫務衛生處行政人員和守財的政府財政人員身上。但現在真正投入這個圈子，才感受到香港醫療制度落後的罪魁禍首，實在是我們這批可憐的醫生。作為醫療隊伍的領導者，面對自己身受的和病人所身受的待遇，仍然無動於衷的和安然靜靜的接受，又怎能要求其他人去策劃和推動改善？

這篇文章從不嘗試去詳細分析香港的醫療制度和實習醫生制度，也不提會出改善方法，而只是一些實習醫生生活的反省。

#### **最後重提兩個問題去總結全篇：**

當一群年青的醫生在正式踏入醫療界的第一階段後即遭受如此境遇，他們的將來會怎樣？

當這群醫生能安然的接受這個境況的時候，香港病人所接受的服務又會是怎樣？